

教書與電影夢

南方壺

在大學裡，教學與研究，是教授兩個主要的工作。我喜歡看電影，常會由教書聯想到電影。與教授的工作相比，製作電影實在是一件高難度的工作。

學生為了學分，不得不來上課。來上課是為了獲取知識，對老師的教學方式與表達能力，有時不會太挑剔。尤其不少學生還是懂得尊師重道，對老師基本上是友善的。沒錯，教得太差、太難、太混，或當人太多，會讓學生却步，不想修他的課。但由於修課者是一群同質性較高的學生，要當一個學生尚可以接受的老師，對大部分的教師而言，並非太困難。

做研究要有某種程度的創新，研究成果寫成論文後，投稿至專業期刊，經同儕審核(peer review)，可能還得經一再修改，最後被接受而發表。當然也很可能一下子便被退稿。退稿原因不外論文沒有創意，寫得不好，或論文中犯了嚴重的錯誤。一言以蔽之，論文沒有刊登價值。對研究工作者，論文被退稿，是很沮喪的，表示過去一段時間的辛苦未能獲得肯定。研究的進行是要花錢的。幸好各國政府大都體會到研究的重要性，對研究人員經費之補助，通常是不小氣的。只要有好的成果，教授的研究工作，大抵可持續獲得支持。

去戲院看電影可不是免費的。事先的宣傳不夠好，影評不夠好，導演及演員陣容不夠堅強，就不易吸引到夠多願意

心在南方

花錢進去坐兩小時的人。即使電視上所播的電影，雖是免費(或是說只要很少的月費)，但遙控器在手，只要那一分鐘內的片段未能吸引人，大概就轉台了。比起來教書者真是受到極好的尊重，少有學生敢在上課中途溜走。一項研究少者一人，多者十餘人，便可進行。電影的製作，往往得動員上百人，不是少數幾人便能獨立拍成。劇本裡提到一美女，靈氣逼人，就要真找一位這種美女來演。否則無法說服觀眾，她有讓眾男子願意為其赴湯蹈火的本事。山崩地裂，各種場景都要弄得逼真。一般來說，要完成一部電影比完成一篇論文難多了。要找齊各方專才，籌措足夠資金。有時為配合大牌演員的檔期，或外景的取攝，一部電影花上一、兩年製作是常有的事。而且一篇論文只要被少數同行肯定即可。但一部電影，是要適合各階層的人，如果僅有少數人欣賞，是會賠錢的。常賠錢的電影公司，遲早會關門。有些賣座的電影，續集却乏人問津。更多特效，劇情更刺激，怎會反而評價不高？要知對於電影，觀眾及影評人，對創新的要求，比研究裡對創新的要求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每次看電影，我就想到在大學裡教書，真是天之驕子。與拍電影相比，自主性很高，工作環境單純許多，壓力也比較小。

舞台劇的表現，又是另一種挑戰。諸如場地與道具，比起電影受了不少限制，因此事先的準備功夫可能不像電影那麼多，所呈現出來之作品，也就不像電影那般精緻。由於場景有限，劇情通常也不像電影那麼複雜。現場的演出，好處是能更貼近觀眾，比電影更多了不少實在感，易於引起觀眾

的共鳴。但不像電影可以反覆拍攝，剪輯完美片段，然後一再播放。舞台劇由於未受到修剪，且每場重新演出，能見到演員真功夫。但對演員及工作人員，都是極大考驗。

如同演舞台劇，教師有課時，鈴聲一響，便要登場。只是不用粉墨，也不怕聽不到安可聲，顯然輕鬆許多。

現在有一項演出，其劇情比電影更複雜，但是以舞台劇的方式演出。一齣戲演了幾天，雖一付欲罷不能，但因另一齣趕著上片，往往便立即下片。幾個主要演員全年無休地演出，配角倒是會換。你應已猜到了，那就是總統大選。

我們常幻想如果重新開始會如何。想歸想，畢竟人生無法重來，這兩組候選人，一組曾被以為是怨偶，四年來雖風風雨雨，重新選擇，仍要在一起。另一組候選人，四年前劍拔弩張，如今却是親密戰友。這項演出，演員名單並非事先確定，但陣容龐大，隨時有人加入，演員的家人也不時得客串一角。劇情高潮迭起，似乎不像有劇本，也不像有導演，但進行流暢，少有冷場，且常以反諷的方式演出。如劇情裡常談到愛(看誰較愛台灣)，但以恨的方式表現；常談到自己的貧窮，但顯出的是一個個家財萬貫；也常談到清廉，但與我們從小知道的清廉完全不同。他們常指責別人泛政治化、負面手法，當然是以泛政治化及負面手法的方式指責。表演的舞台比一般劇場都大，涵蓋整個台灣，以及部分台灣以外的地區。演員們均極賣力地演出，爭相上台，有些在海外者，也可以書面方式加入表演。一般即使很熱門的劇團，一天也不過演兩場，共四小時。但他們一週七天，每天演出時間達十餘小時。劇評家很多，包括任何個人、媒體以及一些國外

心在南方

的政府官員。

人生如戲，的確也只有這麼天賦異秉的演員，才能擔任國家領導人。

大學博覽會大約是七年前(民國八十六年)開始舉辦的。當年南區的展覽是借用中山大學的場地，在第二學期開學前舉行。為此，寒假時我替系上以多媒體的方式，製作一套簡介，有十二分鐘長。如何使枯燥的數學讓高中生產生來唸的興趣呢？如何推銷我們系呢？我倒是想了一下。那時這類簡介較少，因此引起一些重視，有報社來採訪，有家電視公司還製作一個節目介紹，陸軍官校也派一群人來觀看，並錄回去。在大學任教十餘年，習慣了類似的工作，有時想自己究竟還能做什麼不一樣的事？由於對製簡介的過程覺得蠻有趣的，遂憧憬那天有機會能製作一部電影，我覺得那是較教書及做研究，更具挑戰性的工作。那時我還想起多年前，我大約二十七、八歲，在美國普渡大學唸書，時任教育部次長的余傳韜先生(後來擔任中央大學校長)，帶了一個訪才團來普渡。茶會中與他閒聊，他看著我，欲言又止，最後說我很像林懷民。其後雲門舞集來普渡表演，我看了很感動，有一股衝上台，成為他們中之一名舞者的欲望。

就這樣七年過去了，也逐漸體會到對我而言，製作電影是件不可能的任務，那個憧憬遂被壓抑下來。最近學校有位愛書的女同事，借我一本張靚蓓編著的“十年一覺電影夢”，介紹大導演李安的生活及拍片經驗。李安高中讀的雖是著名的台南一中，但成績不佳。他的父親那時恰好是台南一中的校長。他對望子成龍的父親說，大學那些學系他都不

喜歡，想當導演。家人聽了當然以為他在說笑。由於參加大學聯考連續兩年慘遭落榜，只好去讀國立藝專。他父親第一次送他到學校時，看到簡陋的校舍，難過得說不出話。但李安知道他是屬於那裡的，不願再重考。畢業後先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戲劇系就讀，再轉到紐約大學讀電影研究所，拿到碩士學位。他一讀電影就知道選對了路。雖然他父親希望他繼續唸戲劇，拿個博士學位，將來進大學當教授，但還是尊重他的決定，並在經濟上給予協助。之後他拍出幾部好電影，最著名的是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臥虎藏龍。紐約大學也在 2001 年 5 月的畢業典禮，頒給他榮譽博士學位。

李安是幸運的，有個摯愛他，在關鍵時刻又全力支持他的父親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清楚自己的天份所在，勇往直前，終於得到他自小想要的東西。在一條他父親曾不認為值得走的路上，達到父親對他的期望。以一中國人要在美國當導演，並熬出頭，其艱辛是可以想像的。他雖未能如願當上教授，但師者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李安說每次拍片前期，他最喜歡的兩樣工作，一是研究工作，一是訓練他認為需要訓練的演員。這不就是教授的教學與研究嗎？藉由所導的電影，李安將他的道傳得更遠。

即使電影夢未能實現，我希望我的教學生涯，也是一場令自己滿意的演出。(93.2.9)